



李碧华

霸王别姬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李碧华
作品

霸王别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霸王别姬/李碧华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3.11

ISBN 978-7-5133-1176-2

I. ①霸…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77004号

著作权登记图字: 01-2013-1833

本书经香港天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中国大陆中文简体字版本, 非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复制、转载。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霸王别姬

李碧华 著

责任编辑 汪欣 林妮娜 侯晓琼

特邀编辑 陈莹

责任印制 付丽江

装帧设计 韩笑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出版 新星出版社 www.newstarpress.com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邮编 100044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发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印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7.5

字数 180千字

版次 2013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1176-2

定价 29.5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录

暑去寒来春复秋	1
野草闲花满地愁	31
力拔山兮气盖世	53
猛抬头 见碧落 月色清明	65
自古道 兵胜负 乃是常情	81
夕阳西下水东流	117
汉兵已略地 四面楚歌声	141
君王意气尽 贱妾何聊生	167
八千子弟俱散尽	197
虞兮虞兮奈若何	209
附录「霸王别姬」唱词	225



暑去寒来
春复秋

婊子无情，

戏子无义。

婊子合该在床上有情，

戏子，只能在台上有义。

每一个人，有其依附之物。娃娃依附脐带，孩子依附娘亲，女人依附男人。有些人的魅力只在床上，离开了床即又死去。有些人的魅力只在台上，一下台即又死去。一般的，面目模糊的个体，虽则生命相骗太多，含恨地不如意，胡涂一点，也就过去了。生命也是一出戏吧。

折子戏又比演整整的一出戏要好多了。总是不耐烦等它唱完，中间有太多的烦闷转折。茫茫的威胁。要唱完它，不外因为既已开幕，无法逃避。如果人人都是折子戏，只把最精华的，仔细唱一遍，该多美满啊。

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故事，诸位听得不少。那些情情义义，恩恩爱爱，卿卿我我，都瑰丽莫名。根本不是人间颜色。

人间，只是抹去了脂粉的脸。

就这两张脸。

他是虞姬，跟他演对手戏的，自是霸王了。霸王乃虞姬所依附之物。君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当他穷途末路，她也活不下去了。

但这不过是戏。到底他俩没有死。

怎么说好呢？

咳，他，可是他最爱的男人……真是难以细说从头。

粉霞艳光还未登场，还是先来调弦索，拉胡琴。场面之中，坐下打单皮小鼓、左手司板的先生，仿佛准备好了。明知一一都不落实，仍不免带着陈旧的迷茫的欢喜，拍和着人家的故事。

灯暗了。只一线流光，伴咿呀半响，大红的幔幕扯起——
他俩第一次见面。

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冬。

天寒日短，大风刮起，天已奄奄地冷了。大伙都在掂量着，是不是要飞雪的样子。

只是冬阳抖擻着，阴一阵晴一阵。过一天算一天。

天桥又开市了。

漫是人声市声。

天桥在正阳门和永定门之间，东边就是天坛，明清两朝的皇帝，每年到天坛祭祀，都经过这桥，他们把桥北比作凡间人世，桥南算是天界，所以这座桥被视作人间、天上的一道关口，加上又是“天子”走的，便叫“天桥”。

后来，清朝没了，天桥也就堕落凡尘，不再是天子专有。

这里渐渐形成一个小市场，桥北两侧有茶馆、饭铺、估衣摊。桥西有鸟市，对过有各种小食摊子，还有撂地抠饼的卖艺人。

热热闹闹，兴兴旺旺。

小叫化爱在人多的地方走动，一见地上有香烟屁股，马上伸手去拾。刚好在一双女人的脚和一双孩子的脚，险险没踩上去当儿，给捡起了，待会一一给拆了，百鸟归巢，重新卷好，一根根卖出去。

女人的鞋是双布鞋，有点残破，那红色，搁久了的血，都变成

褐了。孩子穿的呢，反倒很光鲜登样，就像她把好的全给了他。

她脸上有烟容。实际上廿五六，却沧桑疲惫。嘴唇是擦了点红，眉心还揪了痧，一道红痕，可一眼看出来，是个暗门子。

孩子约莫八九岁光景。面目如同哑谜，让围巾把脖子护盖住。这脖套是新的，看真点，衣裳也是新的。

虽则看不清楚他长相，一双眼睛细致漂亮，初到那么喧嚣的市集，怕生，左手扯着娘的衣角，右手，一直严严地藏于口袋中——就像捏着一个什么神秘的东西。很固执地不肯掏出来。

报童吆喝着：

“号外！号外！东北军戒严了！日本鬼子要开打了！先生来一份吧？”

一个刚就咸菜喝过豆汁，还拎着半个焦圈走过的男人吃他一拦，正要挥手：

“去去！张罗着填饱肚皮还来不及。谁爱开打谁打去！”

乍见女人，认出来，涎着脸：

“哎——你不是艳红吗？我想你呢！”

那挥在半空的手险险打中怯怯的孩子，他忙贴近娘。皱着眉，厌恶这些臭的男人。

艳红也不便得罪他，只啐一口。

拖着孩子过去。

穿过小食摊子，什么馄饨、扒糕、吊子汤、卤煮火烧、爆肚、灌肠、炒肝，还有茶汤、油茶、豌豆黄、艾窝窝、盆儿糕……只听一阵咚呛乱响，原来是拉洋片的大金牙在招徕，洋片要拉不拉，小锣小鼓小镲吸引着满嘴馋液的男人，他们心痒难熬地，通过箱子的玻璃眼往里瞧……

“往里瞧啦往里瞧，大姑娘洗澡……”

待往前走，又更热闹了。

有说书的、变戏法的、摔跤的、抖空竹的、打把式的、翻筋斗的、荤相声的、拉大弓的、卖大力丸的、演硬气功的，还有拔牙的……艳红找到她要找的人了。

关师父是个粗汉，身子硬朗，四十多五十了，胡子又浓又黑，很凶，眼睛最厉害了，像个门神——他是连耳洞也有毛的。

她指指身畔的孩子。他瞅瞅他，点个头，又忙着敲锣打鼓，吆喝得差不多，人也紧拢了。

娘爱怜地对孩子道：

“先瞧瞧人家的。”

脖套上一双好奇的大眼睛，长睫毛眨了眨。右手依旧藏在口袋中，只下意识地用左手摸摸自家的头颅。

因为场中全是光秃秃的脑袋瓜。

关师父手底下的徒儿今儿演猴戏。一个个脸上涂了红黄皂白的油彩，穿了简陋的猴儿装，上场了。

最大的徒儿唤小石头，十二岁了，担演美猴王，一连串筋斗，翻到圈心。

王母娘娘的蟠桃会，居然把老孙漏掉？心中一气，溜至天宫，偷偷饱餐一顿。只见小石头吊手吊脚，抓脖打虱，惹来四周不少哄笑。

他扮着喝光了酒，吃撑了桃，不忘照顾弟兄，于是顺手牵羊，偷了一袋，又一筋斗翻回水帘洞去。

关师父站在左方，着徒儿一个一个挨次指点着翻出去，扮作乐不可支的小猴，围着齐天大圣，争相献媚，展露身手，以博青睐，获赏仙桃……

观众们都在叫好。

小石头更落力了，起了旋子，拧在半空飞动，才几下——

谁知一下惊呼：

“哎呀！”

彩声陡地止住了。

这个卖艺的孩子失手了，坍到其他猴儿身上。

人群中开始有取笑，阴阳怪气：

“糟啦糟啦，鼻子撞塌了！”

小石头心中不甘，再拧旋子，慌乱中又不行了。

“什么下三滥的玩艺儿？也敢到天桥来？”

“哈哈哈哈哈！”

地痞闻声过来，落井下石骂骂咧咧：

“回去再夹磨个三五载，再来献宝吧。”

一个个猴儿落荒而逃。见势色不对，正欲一哄而散找个地方躲起来，但四方是人，男女老少，看热闹的，看出丑的，硬是重重围困，众目睽睽——这样的戏，可更好看呐。都在喝倒彩。

吓得初见场面的孩子们，有些索性蹲下来，抱着头遮丑，直把师父的颜面丢尽。

“小孩儿家嘛，别见怪。请多包涵，包涵！”

关师父陪着笑，在这闹嚷嚷的境地，艺高人胆大，艺短人心慌。都怪徒儿不争气，出不了场。抱着香炉打喷嚏，闹了一脸灰。还是要下台的——下不来也得下。

一个地痞把他收钱的铜锣踹飞了。

“噠”的一下，眼看那不成材的小癞子，又偷跑了。

关师父急起来：

“哎——抓回来呀！”

场面混乱不堪，人要散了。

小石头猛可站出来，挺挺地。

他朗朗地喊住：

“爷们不要走！不要走！看我小石头的！”

他手持一块砖头，朝自己额上一拍——

砖头应声碎裂了，他可没见血。好一股硬劲！

“果真是小石头呢！”

观众又给他掌声了。还扔下铜板呢。

他像个小英雄地，挽回一点尊严。

牵着娘手的孩子，头一回见到这么的一个好样的，吓呆了。非常震撼。

谁知天黑得早。

还下了一场轻浅的初雪。它早到了，人人措手不及。

两行足印，一样轻浅，至一座四合院外，知机地止住了。不可测的天气，不可测的未来。孩子倒退了一步。

这座落离北平肉市广和楼不远。

“小豆子，过来。”

娘牵住他的手。她另一只手拎着两包糕点，一个大包，一个小包。外头裹着黄色的纸，纸上迷迷地好似有些红条子，表示喜气。

院子里头传来叱喝声。

只见关师父铁般的脸，闪着怕人的青光，脖子特别粗。眉毛、胡子，连带耳洞的毛都翘起来了。

“你们这算什么？三十六着，走为上着？你们学的是什么艺？拜的是什么师？混账！”

屋子里饭桌旁，徒儿们，一个一个，脑袋垂得老低，五官都深深埋在胸口似的，一字排开，垂手而立。还在饿着。

满头癞痢的小癞子，一身泥污，已被逮回来，站在最末。

“文的不能唱，武的他妈的不能翻！怎么挣钱？嘎？”

大伙连呼吸也不敢。没有动静。

关师父忽地暴喝，像发现严峻的危机：“连猴儿都演不了，将来怎么做人？妈的！”

一手拎起竹板子，便朝小癞子打下去。

“逃？叫你逃？我调教你这些年你逃？”

小癞子死命忍住，抽搐得快没气。

打过小癞子，又顺便一一都打了，泄愤。

哭声隐隐起了。

“哭？”

谁哭谁多挨几下，无一幸免。就连那拍砖头的小石头也挨打。

“你！明儿早起，自己在院子里练一百下旋子！”

“是。”

“响亮点！”

“是！”

师父再游目四顾，逮住一个。

“你！小三子，上场亮相瞪眼，是怎么个瞪法？现在瞪给我瞧瞧。”

小三子犹豫一下。

“瞪呀！”横来一喝。

他把眼一睁。

师父怒从心上起：“这叫瞪眼？这叫死羊眼！我看你是大烟未抽足啦你。明儿拿面镜子照住，瞪一百下！”

折腾半晌，孩子只以眼角瞥着桌上窝窝头。窝窝头旁还有一大锅汤，汤上浮着几根菜叶。一个个在强忍饥肠辘辘，饿得就像汤中荡漾着的菜叶，浅薄、无主、失魂落魄。

“若要成材显贵，就得下苦功。吃饭吧。”

意犹未尽，还教训着：

“今后再是这副德性，没出息，那可别打白米饭、炒虾仁的主意啦！就是做了鬼，也只有啃窝窝头的份儿！记住啦？”

“记住了！”众口一声。窝窝头也够了。还真是人间美味，一人一个，大口地吃着。小石头用绳子绑了一个铜板，把铜板蘸在油碗中，然后再把油滴到汤里去。大人和小孩，望着那油，一滴、两滴。

都盼苦尽甘来。

“关师父。”

母子二人，已一足踏入一个奇异的充满暴力似的小天地，再也回不了头了。

关师父一回头，见是外人，只吩咐徒儿：“吃好了那边练功去。”

放下饭碗一问：

“什么名儿？”

“问你呀！”娘把这个惶惑的，梦里不知身是客的孩子唤住。

“——小豆子。”怯怯地回应。

“什么？大声点！”

娘赶忙给他剥去了脖套，露出来一张清秀单薄的小脸，好细致的五官。

“小豆子。”

关师父按捺不住欢喜。先摸头、捏脸、看牙齿。真不错，盘儿尖。他又把小豆子扳转了身，然后看腰腿，又把他的手自口袋中给抽出来。

小豆子不愿意。

关师父很奇怪，猛地用力一抽：

“把手藏起来干嘛——”

一看，怔住。

小豆子右手拇指旁边，硬生生多长了一截，像个小枝杈。

“是个六爪儿？”

材料是好材料，可他不愿收。

“嘿！这小子吃不了这碗戏饭，还是带他走吧。”

坚决不收。女人极其失望。

“师父，您就收下来吧？他身体好，没病，人很伶俐。一定听您的！他可是错生了身子乱投胎，要是个女的，堂子里还能留养着……”

说到此，又觉为娘的还是有点自尊：

“——不是养不起！可我希望他能跟着您，挣个出身，挣个前程。”

把孩子的小脸端到师父眼前：

“孩子水葱似的，天生是个好样……还有，他嗓子很亮。来，唱——”

关师父不耐烦了，扬手打断：

“你看他的手，天生就不行！”

“是因为这个么？”

她一咬牙，一把扯着小豆子，跑到四合院的另一边。厨房，灶旁……

天色已经阴暗了。玉屑似的雪末儿，犹在空中飞舞，飘飘扬扬，不情不愿。无可选择地落在院中不干净的地土上。

万籁俱寂。

所有的眼睛把母子二人逼进了斗室。

才一阵。

“呀——”

一下非常凄厉、惨痛的尖喊，划破黑白尚未分明的夜幕。

练功的徒儿们，心惊肉跳，不明所以。小石头打了个寒噤，情知不妙。

一头惊惧迷茫的小兽，到处觅地躲撞，覷空子就钻，雪地上血迹斑斑……

挨过半晌。

堂屋里，只闻强压硬抑的咽气、抽泣。丝丝悉悉，在雪夜中微颤。孤注一掷。

是一个异种，当个凡俗人的福分也没有。

那么艰辛，六道轮回，呱呱坠地，只是为了受上一刀之刳？

刳开骨血。刳开一条生死之路……

大红纸折摊开了。

关师父清清咽喉，敛住表情，只抑扬顿挫，唱着一出戏似的：

“立关书人，小豆子——”

徒儿们，一个、两个、三个……像小小的幽灵，自门外窥伺。

香烟在祖师爷的神位前缠绕着。

也许冥冥中，也有一位大伙供奉的神明，端坐祥云俯瞰。他见到小豆子的右掌，有块破布裹着，血缓缓渗出，化成胭红。如一双哭残的眼睛，眼皮上一抹。无论如何，伤痛过。

小豆子泪痕未干，但咬牙忍着，嘴唇咬出了血。是半环青白上一些异色。

“来！娘给你寻到好主子了。你看你运气多好！跪下来。”

小豆子跪下了。

“年九岁。情愿投在关金发名下为徒，学习梨园十年为满。言明四方生理，任凭师父代行，十年之内，所进银钱俱归师父收用。倘有天灾人祸，车惊马炸，伤死病亡，投河觅井，各由天命。有私自逃学，顽劣不服，打死无论……”

听至此，娘握拳不免一紧。

“年满谢师，但凭天良。空口无凭，立字为据。”

关师父抓住小豆子那微微露在破布外的指头沾沾印泥，按下一个朱红的半圆点。

伤口悄悄淌下一滴血。

关书上如同两个指印，铁案如山。

娘拈起毛笔，颠危危地，在左下角，一横，一竖，画个十字。乏力地，它抖了一抖。

她望定他。

在人家屋檐下，同光十三绝一众名角儿旧画像的注视下，他的脸正正让人看个分明，却是与娘亲最后相对。让他向师父叩过头，挨挨延延，大局已定。

把大包的糕点送给了师父，小包的，悄悄塞给他：“儿！慢慢地吃。别一下子就吃光了。摊开一天一天地吃。别的弟兄让你请，你就请他们一点。要听话。大伙要和气……娘一定回来看你的！”

说来说去，叮咛的只是那小包糕点，也不知该说什么好了。如果是“添饭加衣”那些，又怕师父不高兴。

终于也得走了。

她狠狠心，走了。为了更狠，步子更急。在院子里，几乎就滑跌。一个踉跄，头也不回，走得更是匆匆。如果不赶忙，只怕马上舍不得，回过头来，前功尽废，那又如何？

想起一个妇道人家，有闲帮闲，否则，趴在药铺里搓蜡丸儿、做避瘟散，或是洗衣服臭袜子……

冬天里，母子睡在破落院里阁楼临时搭的木板上，四只脚冻得要命，被窝像铁一般的凉薄，有时，只得用大酱油瓶子盛满开水，给孩子在被窝里暖脚……